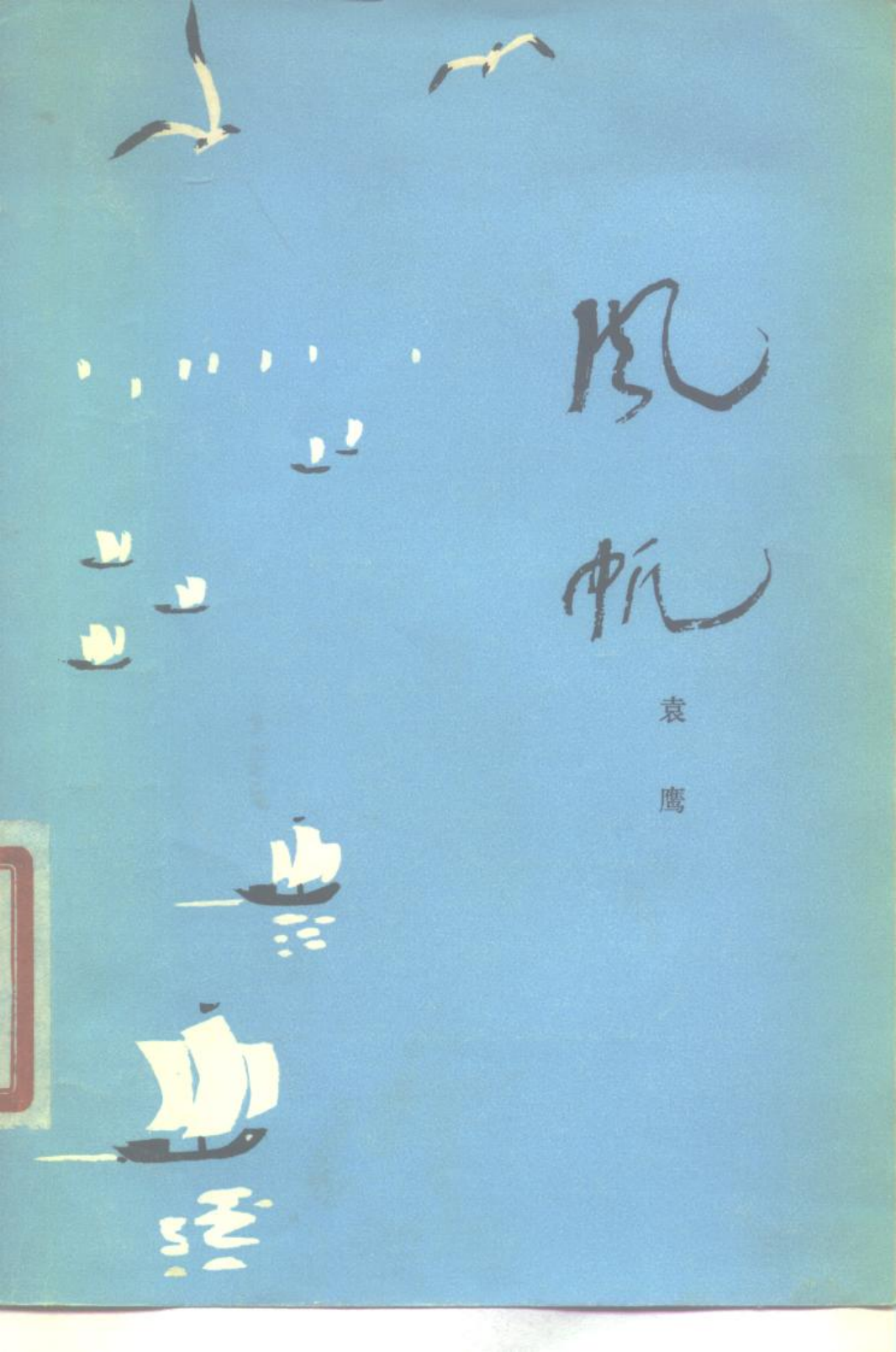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solid teal-blue. In the upper left, two white birds with black wingtips are in flight. Below them, a series of white dots and small white sail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middle left. In the lower left, two larger white sailing ships with black hulls are depicted, each with a white wake behind it. On the far left edge, there is a vertical red rectangular element, possibly a book binding detail.

風

帆

袁

鷹

I262/44

2202/-

风 帆

袁 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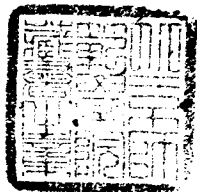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29136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 北 京



729136

《风帆》曾于一九六三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次新版，作了较大增减，增加三十余篇，减去十二篇；文字上也小有修改。

封面、装饰图：徐启雄

风 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7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3}{8}$ 插页 2

1979年6月北京新1版 1979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书号 10019·2796

定价 0.59 元

00192796

目 录

第一辑 山 川 人 物

井冈山记	3
茨坪灯火	3
红军路	7
青山翠竹	11
风雨狮子岩	14
捎口信给毛主席	25
都江堰散歌	28
巴山铁水	32
夔州秋兴	37
最美的声音	59
戈壁水长流	63
莫索湾夜话	75
天山路	90
城在白杨深处	96
西安二题	101
灞桥杨柳	101

虾蟆陵	103
淮安六记	107
运 河	107
故乡水	110
灾年小景	113
城头看绿	116
大 街	118
故乡人	120

第二辑 京 华 手 札

夜奔十三陵	127
望京石	132
清明节	134
天安门拍照	136
长安柳色	138
荆条蜜	140
一品红	142
清 晨	145
车站钟声	148
新 树	150
儿童车	152
选民榜	154
春 雨	156

新门脸	158
校 园	160
大 门	162
心 潮	165
雨催花发	167

第三辑 江 南 随 笔

西湖寻梦	171
初访景瓷	174
七里山塘	178
虎丘人	185
姑苏台	190
青春路	194
北固亭	201
蚂蚁岛	204

第四辑 风 帆 小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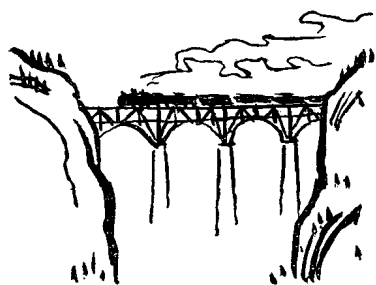
筏 子	213
白 杨	215
江 水	217
归 帆	219
聚 散	221

小 站.....	224
叮 哼.....	227
香 雪.....	229
长 亭.....	231
渡 船.....	234

第五辑 心 潮 浪 沫

知 音	239
江南一枝春	243
在灿烂的阳光里	247
青春寄语	253
壮志凌云	266
远 方	274
囚室内外	279
墙外桃花墙里血	283
信 念	286
芦沟桥上望台湾	290
写在新版后面	293

第一辑
山川人物



井冈山记

茨坪灯火

黄昏过后，当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在井冈山群峰后冉冉消逝的时候，茨坪的灯火便一齐亮了。

井冈山人每次在说到这座群山环抱中的山城新貌的时候，总是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用着特别兴奋的语调。人们把茨坪比作满天繁星中最明亮的一颗，满园鲜花中最艳丽的一朵。这样的比拟，并不过分。也许到了夜晚，会感觉它分外亲切，体会也分外深刻些。

此刻，我们正站在一座小山坡前。面前是一片黑黝黝的天空，茨坪周围的群峰，隐没在夜幕深处，连轮廓也看不清。但是，远远近近的电灯光，却是一个接一个、一片连一片，结成了一圈璀璨的大灯环，使天上星斗也黯然失色。且别说夜幕迷茫，光凭这一片片灯火，不是可以依稀辨认出它们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么？

那里不是常委会和管理局的办公楼吗？此刻，井冈山的领导者们和干部们，也许正在讨论秋收冬种的安排，也许正在拟订冬季砍伐竹木的计划，也许正在全神贯注地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那两座紧紧挨着的灯火通明的楼

房，不是长途汽车站和邮电局吗？夜班职工们也许正忙着把井冈山同四面八方联结起来，司机在仔细检查车辆，邮务员把新收到的报纸杂志和远方来信捆在包里，准备明天一早送到垦殖场分场和人民公社去。井冈山大厦和百货公司工地的灯光，彻夜不熄，人们冒着秋夜的风雨，把一叠叠砖瓦、一根根木料往上加添。山坡上，透过树丛，有几星灯光，敬老院的“老革命”们，也许又在为后辈们讲述毛委员当年同井冈山人民一起生活和战斗的故事了。医院里，在乳黄色的灯光下，护士们也许正在微笑着为又一个刚出世的井冈山人洗温水澡，高兴地小声赞赏：“瞧，这小家伙有多胖！”招待所的每一间屋子都亮着，每一间屋子里都住了人，他们有的不远千里而来，到这天下名山来求经取宝，有的带着机器、零件，带着远方人的一片热情来支援井冈山的建设，有的带着新的经验和成就来参加会议……

明亮的、灿烂的茨坪灯火，你的每一盏灯光，岂不就是井冈山人的一颗跳动的、炽热的心？当人们在劳动、工作和学习、休憩的间隙，对着面前的电灯凝神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老表们、老苏区干部们会想起漫漫的长夜，井冈山上从来没有过电灯，世代代都是烧一根竹片来照明，最好的时候也是一盏茶油灯。下放干部、转业军人和外地青年们，会想起三年前刚上山时候的茨坪，想起到深山野谷砍毛竹时候的大风雪，想起石狮口修建水电站的紧张战斗。是的，正是井冈山人，按着党的指引，用自己的双手叫水发电，叫电上山的，正是他们自己砌上井冈山的花岗石，砍下井冈山

的茅竹和松杉杨榆，盖起一座座工厂和新楼，使茨坪一天天更加光耀夺目，雄伟动人。

明亮的、灿烂的茨坪灯火，使我想起一位将军说过的一件往事：三十二年前，毛泽东同志带着部队上井冈山的时候，由于灯油十分艰难，曾经亲自规定过：所有的单位和部队，办公时只准点一盏灯，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灯就得熄掉，每个连部留一盏灯带班查哨，但是只能用一根灯芯。全体红军和机关，严格地执行着这个规定。晚上，一听到熄灯号响，整个茨坪的灯火一起熄灭了，每个连部只留下一盏，在昏黑的山路上缓缓浮动。

于是，我们仿佛看到那一盏盏油灯了。茅草屋挡不住风雨，灯芯上微弱的火焰老是在抖动着。在一盏油灯下，毛泽东同志挥动如椽巨笔，总结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一盏油灯下，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和红军指挥员们围着一张破竹桌，部署新的战役，研究刚收到的有关山下白匪军活动的情报；在一盏油灯下，红军战士们正开控诉会，一个俘虏兵控诉地主恶霸怎样搞得他家破人亡；在一盏油灯下，司务长细心结算每人每天五分钱的油盐菜金，划算着怎么去多搞点盐；在一盏油灯下，赤卫队长踏着崎岖的山径去查哨……就在我们现在站立的这座小山坡上，不正是当年遂川县苏维埃政府的旧址么？不也正是在一盏油灯下，县苏维埃政府的委员们在兴奋地研究分田地打土豪的工作、忘记了屋外正是深沉的夜么？

在井冈山的油灯下战斗过、工作过、学习过的同志们，

你们还记得当年茨坪是个什么模样吗？当你们围着一星灯火畅谈未来的时候，你们谈到过有那么一天，茨坪的灯火会照耀得如同白昼吗？刀光血影的三十年过去了，就在毛泽东同志住过的地方，就在你们当年流过血汗的地方，你们的下一代，正在实现着你们当年的理想。就在当年只能点一根灯芯的地方，如今亮起了千盏万盏电灯。

听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水电站开始发电的那天，敬老院的老人们都兴奋地伫立在电灯前，久久不肯离开。他们大声地、不停地谈论着，眼眶里浮起了泪花。有一位老人说：当年毛委员和红军在井冈山时，就宣传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那时候还不懂哩，现在呀，有点明白起来了。

可敬爱的老人啊！井冈山的电气化远没有实现哩。井冈山人正在发扬三十年前点一根灯芯的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勤勤恳恳地建设。要叫井冈山的水发出更多的电，要叫电推动更多的机器，照亮更多的人家，照着更多的笑脸。

在茨坪的大灯环中，最亮的是两串珍珠似的灯链，从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塔上垂下来。纪念塔矗立在一座小山顶上，这两串灯链，全茨坪都能看得到。人们说它们象革命烈士们的眼睛，日日夜夜在看着井冈山。这是多么好的比喻啊。它们象革命烈士们的眼睛一样地清澈明亮，炯炯有神，深情地注视着这一大片茨坪灯火，守卫着井冈山每一个喧嚣的夜晚。

红 军 路

这是一个井冈山上难得遇到的秋日。晴空万里，只有片片白云在缓缓游动。太阳虽说还在东边的山峰背后没有完全露脸，它送来的温暖却已经把前几天随风雨俱来的凉意和阴霾扫净了。这样的好天气，翻一千七百多米高的黄洋界山路去大陇，虽说有四五十里之遥，却也是件愉快事。要知道，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山路，这是工农红军在这里来往过、战斗过的山路啊！黄洋界是当年红军五大哨口之一，而且是通到宁冈县去的必由之路，是白匪几次三番向山上窜犯的要道。有一次，湘赣两省的敌人，用四个团的兵力沿着这条山路攻打黄洋界。当时在山上留守的红军，不足一个营。这一营战士，就凭着黄洋界天险，浴血奋战，阻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后来，红军架起了迫击炮，通通一连三发炮弹，发发俱中，打得那群白匪七零八落，慌慌张张地夹着尾巴逃下山去。你还记得毛泽东同志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诗句吗？他写的就是红军在黄洋界上的胜利。

天气是好天气，路是红军路，同路的几位同志，又不是偶然相遇的旅伴。他们是奉井冈山党委之命、带着一项特别的任务下山去的。党委为了整理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史，正在多方面征集材料。这几位同志都是党中央机关下放到江西的干部，临时被调来参加整理革命斗争史的工作；今

天下山的任务，就是到大陇、畚市和茅坪去拜访一些老革命，然后再陪他们上山来到茨坪，参加党委召开的座谈会，回忆一下井冈山的光荣历史。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我们这一行八九个人的小队伍，清早便由茨坪上路了。

这条渐远渐无穷的石子路，在深山幽谷间盘旋，忽高忽低；在竹林和草丛里伸展，时隐时现。有时直起直落，好象垂直地挂在山头的云梯；有时曲曲弯弯，若断若续，又象神秘地藏在乱草间的溪水；有时横铺在山腰，头上是悬崖，脚下是深渊；有时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有时豁然开朗，一直可以望到几十里外的远峰。

正是这条路，是当年老红军行军和战斗走过的路，是毛委员从茅坪、从大陇上山走过的路，是毛委员带着队伍下山到宁冈去背粮走过的路。

红军路，是艰难的路。是在人迹罕至、飞鸟不到的深山坳里，披荆斩棘，用一滴滴血、一滴滴汗铺成的路。

红军路，是红色的路。它的下面，连着井冈山的泥土，连着井冈山人的红心；它的上面，连着风霜雷电，连着万里长天和一轮旭日。

井冈山人永远记住这条红军路。走在这条路上，就会想起毛委员，想起老红军，想起艰辛的战斗年月，想起三十年前在井冈山上高高飘荡着的红旗。

当年，就靠着这条山路，行军，送信，运粮草，运子弹，下山打土豪、打白匪。红军路，你为革命建立了难以磨灭的功

勋！今天的井冈山，跨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骏马，它需要更宽更长的大路。就象山上人们唱的：“井冈山峰高，满山都是宝，人少路又远，宝也成了草。”井冈山人，怎能看着满山的“宝”冷冷清清地变成了“草”？人，是有的。井冈山有豪情不减当年的老革命，有吸吮着革命奶汁长大的红军第二代，有响应党的号召来开发井冈山的革命儿女，有不远千里而来支援山区建设的技术工人。万事俱备，现在是需要开路！要沿着老红军的脚印，用老红军的精神，开一条老红军没有走过的公路！

在茨坪，曾经读到一首井冈山同志写的诗，那里面有这么几句：

红军路，红军铺，
风风雨雨三十年。
新辈今从此路过，
钢钎直插山岩间，
打眼爆破硝烟起，
山崩岩裂路加宽。

如今，走在石子铺成的山径上，眺望黄洋界上的公路，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派磅礴的气概。就象从长空降下一条黄龙，在黄洋界最高处翻过岭来，在丛山间呼啸翱翔，欢腾跳纵，来回九叠，上下千仞，终于长吟一声，奔落山崖，直向平地歇下脚来。

据说有一位修过康藏公路的工程师，曾经把黄洋界公

路同那条举世闻名的公路相比较，结论是：不相上下。这话是否确实，可以暂且不管，但是井冈山人修黄洋界公路的劲头，那是不愧为老红军的继承人的。他们冒着严寒，迎着风暴，在红军当年流血流汗的地方，搭工棚，开岩石，填土方，埋火药，炸山头，毫无难色；水里来，雪里去，说干就干，在困难面前不皱眉，在艰苦面前不变色。道道地地是当年红军的英雄气概。

在井冈山上，人们传说着老谢三战黄洋界的故事：一九二九年，老谢是红军的一个小号兵，在保卫黄洋界的一次战斗里，他站在被枪弹交织着火网的山顶上，一个上午吹了三次冲锋号，直到战斗结束，才发现号把的红布上，被打了两个窟窿。二十年后，一九四九年，他二上黄洋界。那时他已经当了农会主席，给解放军带路上山来清剿国民党残匪，在山上东奔西走，翻山越岭，几个月里，走过了许多山路，踏遍了许多山头，终于把残匪肃清了。又过十年，一九五九年，党派他到黄洋界来领导整个修路工程的工作。花白头发的老谢，早不是当年小号兵的模样，可是，当他一上了黄洋界，眼前浮现起三十年风风雨雨的岁月、三十年前红军战士的雄姿，这个老红军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便陡然百倍地增添了。三十年前，在黄洋界上，他用号声激励着战士们打开前进的道路；三十年后，也在黄洋界上，他用对党的赤胆忠心，用对井冈山的炽热的革命感情，吹起新的进军号，领着大伙儿打开一条社会主义大路。

老谢和他的许多伙伴们开拓出来的这条公路，不正是